

Asian Art in Holland-From th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 to Chinese Art Collection in Rijksmuseum

華夏文物在荷蘭——

從荷蘭的亞洲藝術之友協會談國立博物館的中國文物收藏

曾 肅良 Su-liang TSENG
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博士候選人

前言

公元兩千年的二月，爲了蒐集論文與寫作資料，筆者到西歐諸國的美術館與博物館參觀，在驚嘆西方藝術寶藏的豐美之餘，也訝異於歐洲人對東方藝術文物的狂熱。

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以收藏林布蘭特作品聞名於世的國立博物館(Rijksmuseum)，可以說是一個典型，在它的館藏中，收藏有大量的東方文物藝術品，包括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越南、印度、尼泊爾、西藏、泰國、柬埔寨與印尼等國的文物，在地下一層的廣大展廳裡，分成數個展覽室分別展出，其中就以中國的部份最爲豐富。

百年的蒐求，收藏家的傳承

今日國立博物館(Rijksmuseum)東方藏品的規模，經歷百年以上的蒐求，主要的藏品是以荷蘭亞洲藝術之友協會(The Vereniging van Vrienden der Aziatische Kunst)爲骨幹，而成立博物館對外公開展覽，更可以說是這些收藏家一貫的心願，他們齊心齊力，眾志成城，雖然歷經兩次世界大戰，仍舊不屈不撓地，一點一滴地，立下堅實的

基礎。

即使大多數的人會認爲，以荷蘭在十七世紀與亞洲頻繁的國際貿易，與在東方佔有許多殖民地的情勢，荷蘭應該比其他國家更早有機會收藏亞洲文物藝術品，而且成立與亞洲文物藝術品相關的博物館，但是事實卻非如此單純，正如荷蘭亞洲藝術之友協會的首任秘書長維賽(H.F.E. Visser, 1890-1965)在他的著作《荷蘭和比利時的私人亞洲藝術收藏(Asiatic Art in Private Collections of Holland and Belgium)》中提到：「像是中國青花瓷器，在早期曾經大量進口入境荷蘭，但是大多數都不是高級的精品，整體來說，亞洲的藝術精品真正開始進入荷蘭，是在二十世紀以後的事。」

荷蘭亞洲藝術之友協會的誕生

經過多年的收藏的積累與研究風氣的興起，一直要到一九三二年，第一座在荷蘭的亞洲藝術博物館才正式開幕。而在漫長的時間裡，籌劃此座博物館的幕後推手，是荷蘭亞洲藝術之友協會的首任秘書長維賽(H.F.E. Visser, 1890-1965)。由於

荷蘭的國立博物館(Rijksmuseum)的建物本身，就是一座精雕細琢的藝術精品。(筆者攝於荷蘭)



他的熱心奔走與善於協調的特質，集合了荷蘭當時一流的東方文物收藏家與研究亞洲藝術文物的學者，在一九一八年的六月二十九日，亞洲藝術之友協會，即在維賽位於海牙(The Hague)的家中開會正式成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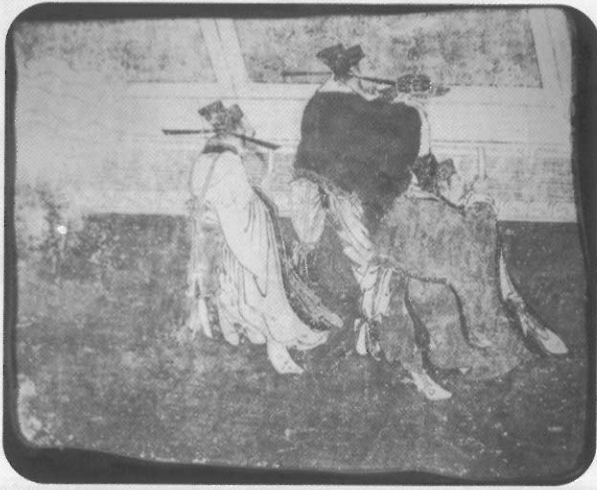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一九一九年，此協會就已經在荷蘭的國立博物館，舉辦他們的第一屆以遠東藝術(Far East Art)為主題的收藏展，一九二二年的第二屆的收藏展，重點放在印度的雕塑藝術，同時，他們也開始邀請國外的博物館，像巴黎的羅浮宮博物館等，與私人收藏家提供相關展品，並出版展覽圖錄。一九二五年的第三屆的收藏展則以中國藝術為主題，此次的展品在質量上，都要較前兩次更勝一籌，其中的兩百一十二件都堪稱精品。為了增廣見聞，擴大與國外的交流，維賽決定自己應加強進修相關知識，期間他花費了數個月的時間在大英圖書館，並開始旅行拜訪當時世界上重要的東方藝術博物館，著名者如波士頓美術館(The Museum of Fine Arts, Boston)、費城大學博物館(The University Museum)、紐約的大都會美術館(The Metropolitan Museum)等等，當時美國的克里夫蘭和堪薩斯美術館還沒有重要的亞洲收藏，舊金山博物館才正開始在收購日本文物。他同時也

到中國、日本、韓國、印度、泰國、印尼、新加坡、斯里蘭卡等地，拜訪博物館，接觸各地的收藏家，並了解當地的藝術市場，不但擴大了視野，同時也建立了良好的溝通管道。

併入國立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部

一九二八年，會員們合力籌措了150,000 Guilders的收藏基金，在當時這已是一筆不小的財富，準備在亞洲各地購藏，直到一九三一年為止，他們已經購置七十件以上，包括中國、日本在內的亞洲文物。一九三九年，從紐約收藏家(The banker Otto H. Kahn)的後代手中，買下了中國金代的木雕漆觀音坐像。一九五三年，購藏了中國隋代的白色大理石佛頭。一九五六年，則購藏了清代畫家高其佩一系列十二幅的山水畫作品。一九六一年他們在海牙舉辦了以「千年的中國繪畫(A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)」為主題的展覽。

起初會員們目標放在成立自己的亞洲藝術博物館(The Museum van Aziatische Kunst)，大部份的展覽活動一直與國立博物館(Rijksmuseum)以合作



館方珍藏的十四世紀元末明初的壁畫

方式進行，而在戰後的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，協會才正式決定與國立博物館簽訂長期藏品借展合約，協會的收藏品正式納入國立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部管理保藏。

國立博物館擴展中國文物藝術的收藏

在荷蘭亞洲藝術之友協會收藏品的基礎之上，國立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部，陸續購藏並接受了許多私人收藏家的捐贈，才能擁有今日的規模。像是在一九〇〇年收藏家E. D. d'Arripe、一九〇四年Jonkvrouwe Baronesse van Brakell tot den Brakell的收藏、一九二四年Mrs. J. R. Wusteu，以及一九二五年來自海牙收藏家J. G.A.N. de Vries的收藏捐贈，都大舉豐富了國立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部的中國瓷器收藏，而最重要的一次，是在一九四四年，國立博物館購藏了阿姆斯特丹收藏家Robert May大量精美的琺瑯彩瓷與青花瓷，同年也接受Drucker-Fraser 夫婦所捐贈的中國瓷器，其中包括為數不少的琺瑯彩瓷與康熙早期的瓷瓶，和一批精彩的青花瓷器。這兩批藏品，正可以忠實地反映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荷蘭收藏家的品味。對於中國瓷器而言，雖然在十九世紀荷蘭收

藏家的收藏相當可觀，可是一直要到二十世紀，中國瓷器的精品才有機會再度被精選地購藏入荷蘭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國立博物館則開始大力購藏十七到十八世紀的明代瓷器，以及日本的伊萬里瓷器(Imari)，儘管當時中國文物的市場價格上漲不少，但是仍然可以買到許多精品。

佛教文物、青銅、陶瓷與玉器收藏

國立博物館的亞洲文物展廳，佛教文物的收藏相當精彩，它聚集了來自中國、印度、西藏、尼泊爾、印尼、柬埔寨等地的佛像雕刻，尤其以石雕和銅像為大宗。在中國的部份，主要分為石雕、木雕與鑲金佛像。那尊大型的金代木雕觀音，就靜靜坐在燈火輝煌的展廳中央，面帶微笑，眼光內斂，在川流的人潮裡，更顯出祂那份靜定、莊嚴與自在。另外，一尊宋代的木雕觀音，站立在蓮花座上，右手持淨瓶，左手結「無畏印」，在石雕方面石灰岩的北魏的交腳菩薩，身形清瘦，面容莞爾，十足地瘦骨清像。另有一尊砂岩的天龍山的菩薩，S形身姿，薄衣貼體，仍舊保持了印度健陀羅時期的風格。



鑲金佛像也有相當豐富的收藏，由於購藏的時間早，有很多品類目前在藝術市場上已經相當少見，筆者所見的三尊遼代鑲金觀音像，分別是立姿、跏趺、半跏趺三種姿態，衣飾刻劃精細，從造像與裝飾風格來看，明顯地呈現出與唐宋時期鑲金佛像不同的趣味。

繪畫以明清為主，玉器則以明清白玉件為多，但所藏上古玉件，如漢代大璧、良渚文化大琮等等，頗有可觀之處。



在陶瓷方面，館方有傲人的收藏，從新石器時代的彩陶到清代貿易瓷器，都蒐羅在列，尤其著力於明清官窯的收藏，早明永樂時期的青花大瓶與水注，宣德與正德時期的青花器，

與萬曆五彩瓷等等。

其中造型最特殊的一件，是一件十五世紀仿遊牧民族寬口皮水壺造型的青花瓷，此類瓷器相當少見，收藏自印尼，

一件十五世紀仿遊牧民族寬口皮水壺造型的青花瓷，此類瓷器相當少見，收藏自印尼，

中國藝術展覽廳所展示的大型金代木雕觀音坐像。



館方所收藏的一套清代康熙門彩「十二月令花卉杯」。

國立博物館內的東方陶瓷展覽室一隅。
(筆者攝於國立博物館)



很可能是在當時一短時期內，為南亞洲一帶特定人士所生產，所知現今存世一件類似的作品的花紋，則是以紅、綠、黃三色所描繪。清官窯以康、雍、乾三代為主，其中一組十二件康熙時期的「十二月令花卉盃」最為珍貴，相當罕見，據了解存世的另外兩組，一組在紐約大都會美術館，一組則藏於倫敦大衛德基金會。

結論

荷蘭的國立博物館的收藏，得力於政府與民間的密切合作，尤其是歷代收藏家的努力，透過豐富的知識、一流的品味與雄厚的財力，才能成就今日之規模。在世界大戰期間，許多藏品被遷往安全的避護所，亞洲藝術之友協會的東方藏品，雖經戰火的威脅，卻沒有一件受到損害，其中還發生一位協會的收藏家，為了保護藏品而慘遭殺害的事件。

歷經近一百年，荷蘭的國立博物館與亞洲藝術之友協會，是一個博物館與收藏家合作的良好典型。而收藏家不斷地將藏品捐贈博物館，更是使得博物館得以存續與輝煌的最大主力。如今國內的博物館風潮正是方興未艾，而國內的收藏風氣

也日漸提昇，展望未來，一個民族文物藝術品的保存，絕非只單靠政府之力，光有華麗的硬體設備，而無可觀收藏的博物館，只會招致虛有其表之譏。而藏品的擴充，悠關財力與機緣，更需要漫長的時間與數代人的努力，可以想見，在此一文化事業中，臺灣的收藏家將要扮演吃重的角色，但是如果社會捐贈的風氣，不能大力提昇，文物精品仍然散見各處，無法有效集中，博物館的藏品水準將難以同步提昇。

看看荷蘭一千四百多萬人口的國家，擁有林布蘭特(Rembrandt)、維梅爾(Vermeer)、梵谷(Van Gogh)等世界級大師，國境內的各種博物館、美術館林立，正可以說明他們的文化水準與胸襟。研讀這一頁荷蘭二十世紀收藏的歷史，荷蘭收藏家在文物研究的熱心與捐贈氣度上，著實令人佩服。

如果說「博物館是民族文化的櫥窗」，展現著當地社會的審美品味與歷史傳承，也彰顯出一個民族內在思維的內涵與廣度，如果說下一世紀將是中國人展現文化的新舞臺，是否在自傲於經濟發展之餘，也該思考：身處現代臺灣富裕社會的我們到底能夠展現什麼？



館方所收藏的唐代天龍山菩薩石雕像。
(筆者攝於國立博物館)